

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安徽人民出版社

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3\frac{5}{8}$ 字数 67000

1972年4月第1版 1972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02·307 每册 0.20 元

目 录

文艺战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彻底批判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

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的罪行 …………… 辛文彤 (1)

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 自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批判文艺领域中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 挺进文 (9)

必须肃清唯心论的先验论

在文艺创作方面的流毒…………… 辛文彤 (19)

历史的颠倒和再颠倒

——批判文艺领域中的英雄史观 …… 复旦大学中文系写作小组 (27)

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

——评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国防文学”的

反动性……………北京大学 闻 军 (38)

“人的文学”就是资产阶级文学…………… 何诗元 (50)

政治骗子的舆论工具

——“全民文艺”再批判……………上海师范学院 伟 斧 (57)

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批判“四条汉子”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创作自由”

的反革命口号 ……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写作小组 (63)

坚定不移地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批判陆定一、周扬一伙的反“题材决定”论

..... 安徽工农大学 闻 工 (73)

批判“写真实论” 宇文平 (85)

鼓吹资产阶级人性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评夏衍所鼓吹的“良心” 辛文彤 (97)

实践第一，还是“灵感”至上？ 谈激文 (106)

文艺战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彻底批判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的罪行

辛 文 彤

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

无产阶级的敌人，为了在文艺阵地上打开复辟资本主义的通道，总是要全力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叛徒、特务周扬就曾疯狂叫嚣：“‘文学的党性原则’，我不赞成用”；“‘党的文学’这一提法也不好”。公然扯起反党黑旗。

一九六一年七月，周扬在其黑主子刘少奇的支持下，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阴谋策划，以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和旧北京市委的名义，亲自主持召开了所谓“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周扬等“四条汉子”配合帝、修、反的反华恶浪，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一个严重步骤。会上，周扬借口“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总结”文艺运动经验，抛出了两个洋洋万言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恣意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是周扬一

伙变本加厉地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这就难怪“会议”刚一收场，旧北京市委连忙跟上，大肆贯彻“会议精神”，疯狂推行文艺黑“十条”（后改为“八条”），在文艺界刮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妖风。

欠债总是要还的。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何止千万桩！时至今日，**这笔账必得算一算。**

—

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归根结底，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的世界观，因而也是无产阶级文艺的灵魂。无产阶级文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斗争，努力塑造工农兵的高大英雄形象，鼓舞和帮助广大革命人民去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推动历史的前进。为此，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然而，周扬却在这次会上提出一个对抗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叫做“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他污蔑革命文艺作品的思想性是“外加的”，“硬灌进去的”，“不是作家自己的血肉”。

毛主席深刻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没有作家自己思想的文艺作品。问题仅仅在于：作家的思想是哪一家的思想？在现代，不属于无产阶级

一家，就属于资产阶级一家，决没有超阶级的“自己”。周扬绝口不提作家要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却喋喋不休地叫嚷“要有自己的思想”，这个“自己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从这里出发，周扬进一步煽动作家要对生活作出“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评价”。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旧北京市文艺界的某些人，也鹦鹉学舌，大加发挥，居然规定什么“导演有权挑选自己喜欢的剧目”，“演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你看，除了“自己”，还是“自己”。周扬之流如此醉心于这种抽象的词句，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它便于引诱文艺工作者背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所谓“自己”的“个性”的面纱掩盖下，抛弃无产阶级的党性，固守资产阶级的党性，用他们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文艺，改造世界。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早就用烂了的一种“无党性”或“非党性”论的骗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任何非党性，任何削弱或模糊党性的做法，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用什么样的思想统帅文艺，是直接关系到文艺领域中依循哪个阶级的党性、实行哪个阶级的领导的大问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文艺，就是从根本上坚持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革命文艺工作者只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世界观，在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光辉大道上，把自己的立足点真正“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无产阶级党性与个性的统一。

二

“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党要领导文艺，就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全面总结了思想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这条文艺路线，最科学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最集中地代表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它的核心，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周扬在他的黑报告中，竟然胡说什么要“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规律”，恶毒叫嚷《讲话》“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由于时代不同”，今天不能只提为工农兵服务，而应改成“为全民服务”。这就充分地暴露了周扬的反党面目。

时代的发展，革命的前进，更加证明了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无比正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里，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要竭力反抗，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仍在激烈进行，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不但不能放松，还须抓得更紧。因此，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决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在文艺上的必然反映。周扬极力鼓吹什么“为全民服务”，其“根据”哪里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分明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分明是一切反动派惯于使用的资产

阶级唯心论！所谓“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规律”云云，完全是假的；妄图篡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革命文艺路线，才是周扬的真实目的。

毛主席明确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周扬所贩卖的，正是以刘少奇为总根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按照这条黑线，他必然要把文艺紧密配合革命斗争污蔑为“狭窄的”“独木小桥”，而把蓄意炮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诡称为“宽广的”“阳关大道”。君不见旧北京市文艺界在周扬们的煽动下，形形色色的毒草作品应运而生，《海瑞罢官》、《赵氏孤儿》、《谢瑶环》、《李慧娘》、《关汉卿》等毒草戏充斥舞台，而“三家村”的毒虫们更是一窝蜂破门而出，向党向人民猛扑过来。这是什么“宽广的”道路？这是牛鬼蛇神大出笼的黑路！这是资本主义大复辟的绝路！对此，广大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借口尊重“客观规律”，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其实并非周扬的发明，他的黑主子们早就是这样干的。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是打着“不能违背客观规律”的旗号，大肆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吗？彭德怀反党集团不是挂着“重视”规律的招牌，恶毒诋毁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吗？刘少奇不是一直在所谓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幌子下，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无论这些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怎样装出一副“客观”的面孔，散布种种“规律”的谎言，也掩盖不住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嘴脸，阻挡不了革命洪流的滚滚向前。历史的辩证法从来如此。

三

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是在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为了建设好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文艺大军，不但要狠抓文艺队伍本身的思想革命化，坚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大力增强革命的团结，从思想上提高这支队伍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自觉性；而且还要主动向一小撮混进文艺界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发起猛烈的进攻，彻底进行批判，认真加以清理，从组织上保持这支队伍的纯洁性。这是保证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的重要环节。

一向以文艺界领导人自命的周扬，其实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黑后台。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一面煽风点火，公开鼓动牛鬼蛇神起来**“鸣放”“出气”**，猖狂进攻；一面又装腔作势，大声疾呼要**“巩固”**和**“扩大”**文艺界的**“团结”**。

周扬果真是维护团结的**“天使”**吗？当然不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的三十年代，他对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视若仇敌，聚集党羽，四面袭击，八方围攻，没有讲过团结；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篡党篡国的十多年里，他对忠实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左派百般怀恨，寻找借口，压制于前，打击于后，也没有讲过团结。唯独他的同伙受到党和人民批判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大讲**“团结”**了。可见周扬的所谓**“团结”**不过是掩护和包庇反革命势力的代名词，不过是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同义语。

周扬恶狠狠地宣称：“从《武训传》的批判到去年反对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思想”，有些“过火”，“是错误的”，应当作“自我批评”，实行“精神退赔”。又是“自我批评”，又是“精神退赔”，这就是公开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行反攻倒算！我们知道，历次重大政治思想斗争，也包括文化战线上的思想斗争，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从批判《武训传》开始，到后来对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对于打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猖狂进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了巨大的作用，对于清除文艺界的一小撮坏人，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团结，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样的斗争，过去一直没有间断，今后还要继续下去。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对资产阶级的反击和批判就永远不能停止。说什么“过火”也罢，“错误”也罢，休想动摇无产阶级向旧世界进军的豪迈步伐！

周扬又凶相毕露地狂叫：“要改变这种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如何“改变”呢？根据这个活阎王的“旨令”，就是：今后未经旧中宣部阎王殿“批准”，“不能随便”批判资产阶级；今后对于党的指示，资产阶级可以随意“抵制”；今后对于资产阶级的进攻，“党只能欢迎，保护，鼓励”。如此等等。试想，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一旦得到这样的“旨令”，一个个怎么能不狂蹦乱跳、得意忘形呢？所谓“改变”“关系”，就是要搞和平演变。周扬之流正是要在“改变”“关系”的幌子下，召唤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上台，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这该是多么毒辣的反革命用心！然而，历史的车轮绝不会按照周扬的迷梦往后倒退。一切妄想“改变”无产阶级专

政的阶级敌人，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成齑粉！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无产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离开了党对文艺事业的坚强领导，要实现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巩固和发展文艺领域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全力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提高警惕，擦亮眼睛，把那些妄图削弱和推翻党的领导的反党虫豸和反党谬论扫除净尽，使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阔步前进！

（《北京日报》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

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 自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批判文艺领域中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挺 进 文

在文艺领域中，唯物论的反映论与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反映。

刘少奇、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在文艺领域中兜售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是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炮制封、资、修毒草的哲学基础，是抵制工农兵占领文艺阵地的“拦路虎”。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论为锐利武器，予以彻底批判！

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在这个文艺的社会本质的问题上，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与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根本分歧。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极其精辟、极其明确地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是对

文艺的源泉问题、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的唯一正确的科学论断。

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颠倒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否定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他们用诡辩的手法，把文艺的特殊性加以歪曲和夸大，否认它同样受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普遍规律所制约，把文艺说成是少数“天才”的人所臆造的，文艺的源泉是作家头脑中的“灵感”和“感情”。他们鼓吹文艺工作者不深入生活，不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只凭“天才”、“灵感”和“感情”，就能写出“伟大”“不朽”的作品来。这种“唯天才论”、“唯灵感论”、“唯感情论”，完全是蓄意欺骗，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产物，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

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把自己打扮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他们离开社会实践，胡诌什么搞“文学艺术……需要特殊的天才”。这种赤裸裸的唯“天才论”，流毒整个文艺领域，其中尤以被资产阶级弄得玄而又玄的音乐等艺术，中毒更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惯于把所谓“美妙的音乐”吹嘘成“天才的杰作”，把某些资产阶级艺术家吹捧成“神童”“天才”“乐圣”。这种否定实践论，否定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谬论，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音乐，虽然没有可视形象，但决不是神秘莫测的天上掉下来的“上界的语言”。革命的优秀音乐作品无一不是革命的进步的音乐工作者以社会生活为源泉，通过头脑这个加工厂的概括、想象、提炼、制作，运用音乐特有的表现手段——旋律、和声、复调等，描写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抒发人民的思想、感情，并以此帮助群众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而反动的

音乐作品，则是反动的音乐工作者运用音乐这个艺术手段，歪曲社会生活，发泄反动的思想、感情，腐蚀人民的灵魂，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妄图以此阻挠社会历史的前进。

被周扬等“四条汉子”吹捧为“高峰”的西洋资产阶级音乐，什么巴哈、瓦格纳、德彪西等等古典派、浪漫派、现代派的音乐作品，无非是资产阶级音乐家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反映资产阶级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的产物。杂乱无章的多种音响堆积而成的电子音乐、流氓阿飞演出的黄色疯狂的“披头”音乐等等，则是帝国主义颓废、腐朽、没落的社会生活的折光。我国封建社会所产生的民乐曲《春江花月夜》、古琴曲《酒狂》等，不过是封建士大夫寄情山水、奢侈享乐生活的写照。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则深刻地表现了工农子弟兵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驰骋江南、英勇杀敌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一曲人民战争的胜利凯歌。可见，任何时代任何阶级的音乐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决不是少数“天才”凭空臆想的产物。

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积累和不断发展的。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先知先觉”的“唯天才论”，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就以音乐界曾被周扬一伙捧为“天才”的一些人来说，查一查他们的来历，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或者是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有条件从小就受到资产阶级音乐的教育，直接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熏染，有一定的资产阶级音乐实践的素养。但究其实，这种“天才”，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业务“尖子”而已。这些人尽管有一套资产阶级的音乐技艺，

但在其没有转变立场、态度以前，对于无产阶级的音乐艺术则是格格不入的、对立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旦挣脱了文艺黑线的羁绊，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把立足点逐渐地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以后，是能够转变为革命的文艺战士，为工农兵服务的。

文艺工作者在长期的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在创作过程中，认识产生了飞跃，因而浮想联翩，在创作上激情焕发，创作出作品来。这种现象仍然是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酝酿成熟时的生动的反映，并没有超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普遍规律，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而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把主观和客观相分裂，把实践和创作相脱离，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灵感”，加以神秘化，肆意歪曲它为凭空而来的“突然悟到”。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更从先验论出发，颠倒因果关系，说什么“灵感是一切创造的源泉”。这种先验的“唯灵感论”，实质上就是唯“天才论”的变种。

文艺的源泉是所谓“人类纯正的感情”，音乐产生于“人类共同的感情”的“唯感情论”，不是新鲜货色，而是先验论和人性论的杂交种。我们并非否定文艺作品中的感情因素。革命的抒情既为革命文艺所必需，而革命的激情更构成了革命文艺的基调，革命的文艺必须把这两者按内容的需要有机地统一起来。例如：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运用了精美的典型化的舞蹈语汇，以及服从于舞蹈的音乐，既酣畅淋漓地刻划了吴清华这个对旧社会有着深仇大恨的贫农女儿的强烈的革命激情；同时，又生动地抒发了吴清华对革命真理、对共产党、对战友的无比深挚的无产阶级感情。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此，人们的喜怒哀乐的感情，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超阶级的抽象的，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一定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出发，依据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该事物与自己的关系，产生的态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感情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无产阶级的感情是大公无私的崇高的阶级友爱的深情；而资产阶级的感情则是利己主义的冷酷无情的流露。那种抽象的、超时代、超阶级的所谓“人类纯正的感情”、“人类共同的感情”，在阶级社会中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把这种臆造的观念当作艺术的源泉，完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欺人之谈。

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江青同志率领革命文艺战士冲破刘少奇、周扬等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重重阻挠，创造出来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革命样板戏，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光辉典范。这些革命样板戏，从唯物论的反映论出发，深刻地表现了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所进行的雄伟壮丽的革命斗争的史诗。它通过塑造高大完美的工农兵英雄形象，热情讴歌了我们伟大时代的真正主人。这些革命样板戏完全是以丰富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生活实践为唯一的创作源泉的。

总之，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科学结论。

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依据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从文艺这一社会意识